



• 公刘短诗精读 •



丁巳年夏
刘粹

·公刘短诗精读·

刘粹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刘短诗精读／公刘著；刘粹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0

ISBN 7-02-002007-0

I . 公… II . ①公… ②刘… III . 诗歌 - 中国 - 现代 -
选集 IV .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8584 号

责任编辑：王丕来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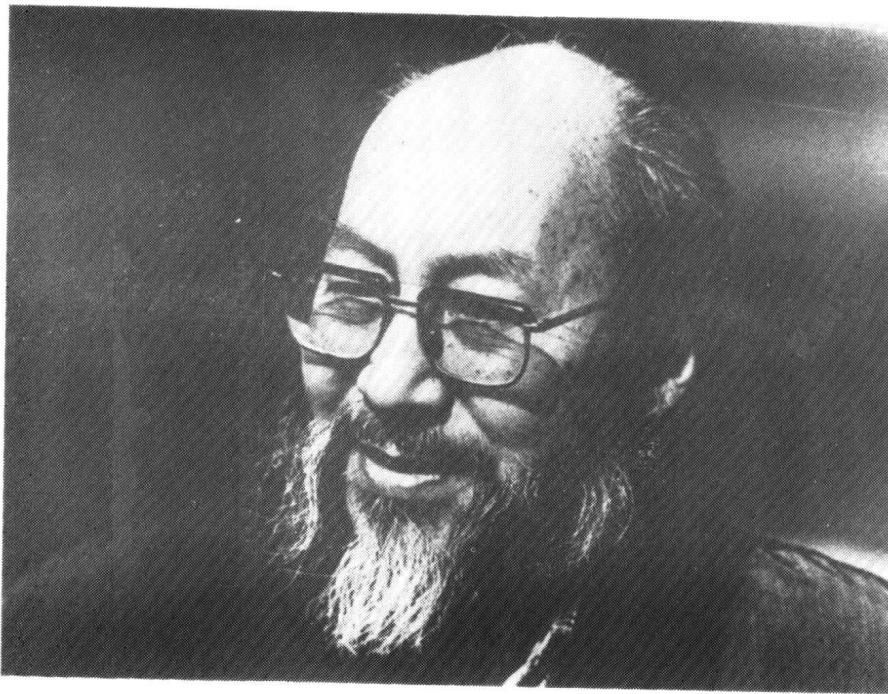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125 插页 4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1.35 元



作 者 像

作者像摄影：李世俊

周易

——经言有之无，无之有者，奇偶也。

由于穷席，由于夏幕，至于无往，
奇偶，经言有之无，而无之有者；

由于穷寂，由于无往，至于无往，
奇偶，经言有之无，而无之有者；

由于水风，由于无往，至于无往，
奇偶，经言有之无，而无之有者；

由于十二月，由于无往，
奇偶，经言有之无，而无之有者；

感谢宽容

刘 森

山西太原。

南华门东四条的2号院内，有两株枝叶繁茂的大槐树。

它们中的一株，曾有幸同我一道，于月色柔曼的夜晚，跟随着一个男低音轻声的叙述，结识了美丽善良的撒尼姑娘阿诗玛，还有她那勤劳英武的阿黑哥……。那是1964年的夏季。

待我有缘从卷角缺页的长诗中，再度与阿诗玛兄妹相见，时间已然在风雨中，不，准确地说应该是风暴中，卷去了九度春秋。

作为一个诗人的女儿，这件事情，似乎有点儿古怪。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当初，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优美的传说之外，他什么也没说。

讲故事的人，便是公刘。

而我之初次成为公刘诗作的读者，也正是缘于此番无意间的诗中重逢。尽管，入学发蒙之际，出于好奇，我甚至从头至尾念了一遍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

随即，我开始了刻意的搜寻。于是，从四处借来的一些50年代中期散乱的文学期刊合订本中，我陆续读到了公刘的另一首长诗《望夫云》，组诗《西盟的早晨》、《上海抒情诗》以及那些礼赞北京、放歌中原的篇什。而且，我还读到了一首由于不相信自己

的眼睛，因而辨别再三的“革命战歌”——《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

令人好生困惑。

需要补充告白的是，其时，我正独自流落于故乡。

二

困惑属于昨天。

那朵升自西南边陲，“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奇异的云，因被历史的“大饥渴所折磨”（公刘语），被坎坷岁月所熬煎、所挤压，一旦喷射，便燃起一片呼啸着大爱大憎的炽烈的情感之火。

这种由云到火的风格评断，几乎为所有的论者认同。

是的，对诗人而言，50年代那些清丽、明快的“乐歌”，早已成为了历史。如同希腊神话之于西方文学史的长河一样，人类天真不再。

而且，我以为，“火”之形，也在成为历史。唯有那火中燃烧的元精——痛苦和真诚，仍在不断地升腾复升腾。我理解，这种真挚的痛苦，或者说，这份痛苦的真诚，无疑地，正是缘自于爱的至大至深。

曾几何时，当“七重无告的暗哑／七重幽冥的美丽／七重亘古的寂寞”（《勐峒河上的七只白天鹅》）似冷森森的阴河般袭来时，这痛苦至深的爱，竟曾表现为死焰般的沉默，连“烟与火也以痉挛的食指架住双唇”（《沉默》）。

诗人三年前便坦率相陈：“随着马齿徒增，在我的脑袋中萌生的杂草似乎越来越芜蔓了。”（公刘：《故园情》）

真的是些“杂草”吗？那么，它们确实带着苦涩的草野气息，

顽强地糅杂于公刘晚近的某些诗作之中。我甚至可以清晰地追溯出这些“杂草”得以“芜蔓”的主观缘由(客观是现实,是属于未来的历史片断,对于这等片断,我,当然无力左右。姑且允许回避。)——

执著。追求真理的执著。坚守信念的执著。

升华。由带有一定疆域色彩的人民性到整体的人类意识的升华。

诘问。对世界、对人生、对灵魂的不断诘问。

并且,这类由眼前的现实到遥远的未知,由自身的小我至人类的终极的关切思考,其结果往往充满矛盾:有时表现为“浑然成圆”,似乎满怀希望;有时却又以“药渣／药渣／药渣啊”这连吐的“三声哭嚎”(《世纪末》)而落幕,令人神经震悚,感觉不胜苍凉。

或许,就诗而言,哀莫大于心死。

然则,对心而言,哀莫大于心不死。

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仅仅因为诗人“心底的爱情”,因为在那爱的“余烬中还埋的有火”(《新短歌行》)。

三

我当然很喜欢那些个曾经脍炙人口的篇什:《山间小路》、《西盟的早晨》、《五月一日的夜晚》、《运杨柳的骆驼》、《登景山》、《上海夜歌》……但我更珍视诸如《皱纹》、《哎,大森林!》、《绳子》、《竹问》等这样一些掺和着血泪的诗章。

也可以坦言相告,这部选集中,我个人尤其偏爱的几首是:《赠人》、《莱辛憩园》、《读〈诗经〉》、《朝云墓》。

还记得,一位我很熟悉并很尊重的文学前辈,曾为写于1981

年7月的《赠人》一诗而十分惊忧，一再告诫：不要发表，发表了是要坐牢的。

俱往矣！

关于这样不堪的历史，关于公刘诗作中所呈现的历经半个世纪沧桑的个人心灵史，集此150首之全部，我想，大抵也只能够窥全豹于一斑。

因为囿于“抒情短诗”这一特设的限定，我必须放弃对《沉思》、《为灵魂辩护》、《星》、《车过山海关》、《乾陵秋风歌》等一系列于大哭大笑中汹涌喷发的历史诗情的选择。

而囿于同样的限定，我也不得不舍弃了《姐姐》、《回答》、《寄冥》、《海颂》这样一些以诗写就的公刘的个人生平。

同时，还应特别提及两组“挽歌”：《黑色新闻联播》和《隔着冥河》。我曾折服于它们整体的气势、整体的魅力。但我无法为篇幅而操刀切割，因此，只得一笔带过。

暮云低垂。夕阳耀眼。苍茫四野中，城堡正在龟裂，风化为沙尘。面对这一切，一个彳亍的老者，却捻出一段大开大阖的吟哦——

生命碾作红尘流浪

红尘裹入星云流浪

星云跟随宇宙流浪

是谁？又将这一切装进褡裢，扛在肩上？

是那个年迈的流浪汉吗？踉踉跄跄

有人夸他慈祥，有人怨他乖张

昏花老眼，反正——

睁着的一只是地狱，闭着的一只是天堂

触目于如此坦陈无讳的灵魂，在诗的真和美之外，“我们不

断在历史中校准历史”(昌耀：《巨灵》)，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读诗的第三条准则。

四

筛选诗作的过程，常诱发我许多的感叹和联想。

很愿就此随便谈谈。

从《夜闻木鼓》到《舟行闻鼓》。鼓声相隔三十二年，沉重却依旧。诗人似乎失信了。我真希望，诗人的失信，仅仅是由于年岁不饶人。

看《雨后小景》，赏《水墨画：皖南黟县西递村古民居》，再读写于美国的《暮》。是不是诗画相通？由细致的描摹到水墨的点染，终为老练而简洁的线条勾勒所替代，突现了诗的功力。一个“嗅”字，我已读到了暮色中所有的太息。

同样的，诗人游罢美国的天使岛而又得之于美国的小诗《天使岛》，一声意味深长的结语“儿——孙——啊”，拽出了诗背后的全部份量；好沉好沉。那声先人痛彻的呼号，仿佛就轰响在你我的头顶。我觉得，它对今日的中国，显然十分重要。当急功近利成为风行的大众意识时，我们便沦为最没有历史感的民族。

所以，请注意所有诗作的结稿日期。

譬如，《在黄河支流的支流上》、《夜宿古香林》、《柳》、《羊皮筏子》四首，全都写于诗人身为“右派”的劳动改造期间。在充满了艰辛和双重的痛苦(肉体的、灵魂的)之中，诗人凭借着单纯的思想、朴素的感情，竟能写下这些依旧富于“乐歌”遗韵的诗篇！(“右派”自然是绝不可以发表任何一行文字的。这样的歌，其时只能是写给自己看，唱给自己听。)天真的悲剧。但失却了天真，

同样是悲剧。

而且，生活的悲剧也不曾放过这朵《迟开的蔷薇》。这曾是正当青春年华的诗人拥有过的唯一的一束爱情之花。它真切地传达了爱的心声，记下了爱的羞怯、爱的渴盼、爱的颤栗和对爱的执著。作为女儿，我只想说：可惜了那份纯情！

还有《兰》。那是近花甲之年的诗人，心中闪过的爱之霞光。

至于《远去的帆影》，原本是奉“同题诗”之命而作，也是选本中唯一的一首以“作诗”状态写下的诗作。可以把它设想为爱情诗，也可以解读为精神的追寻。我想，它比较随意，也略带朦胧。

许多人都曾援引过《关于真理》一诗，以之证明诗人善于用诗歌来揭示哲理。我却很奇怪，为何人们竟都全然不在意那首寓人生哲理于动感形象之中的《龙门渡》？人生逆旅，果然是越来越以成败论英雄。但诗人发问，我也发问：一如鲤鱼跳龙门，“跳过去真的变龙？／跳不过果然成虫？”成功者真的属龙？失败者的确是虫？在“包装”和“推销”盛行的今天，只怕那人生冲刺中跃起的一“跳”，也已经异化为表演和招摇了。龙，不过是一种臆想。而人生，倒实在应该是一份坚韧的追求、默默的奉献。

五

曾经幻想，公刘的诗，应由清新而豪迈、而雄浑、而沉郁、而飘逸。

读他的诗，也确实有清新、有豪迈、有雄浑、更有沉郁，但是，没有飘逸。

我承认，我为之扼腕。

然而，诗人于1985年春夏写出的《竹林日记》等一组诗稿，曾令我心中闪过兴奋的火花：诗与现实终于拉开了一段距离，诗中

也略带些山野的空灵之气，只要循着这个方向努力，相信飘逸终有时。

可惜，我错了。

虽说公刘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寻找新的语言新的意境（恰如呈现出一派散文美的《九寨沟脉络》），以求突破自己。但他却从未想过要抛开现实、脱离大地，去追求神仙般的飘逸。他不是五柳先生。他没有无弦琴。他即便偶尔想避入佛国沉溺片刻，也会被他自己的如来所斥责：“汝可速速去！／孽根未净——／还有多少诗句！”

如今回头审视，1985年春夏，公刘不过是自拟了一道考题，并且，他考试及格。

待到1990年前后，公刘自拟的考题则是：剥离诗歌中主体的激情，换之以客体的、凛然的冷峻。

似乎，这一切，原不该由我来评说。

虽则，面对公刘，我尽可以坦然地为他叫好，亦可以公然地直言贬损。只是，必须拒绝文字。

六

1985年，协助父亲编辑《公刘诗选》时，曾放过一句大不敬的话：若让我来编，我会砍掉一半。

如今真“砍”了，心底却很不踏实。

全书的编选、“砍杀”过程，进行于去年12月和今年的3月。经月的苦读苦想之后，“精读”二字，便大大方方地浮出思索的海面。

从不曾想过要写序，何况是为自己的父亲；也从来不曾写过序，像这样的一些文字，能否充数？

行文至此，我最想说也是最当说的一句话是——
感谢宽容。

1994.3.26—30. 合肥

目 录

感谢宽容 刘粹 1

自画像 1

你的目光是阳光 2

火焰 3

我们，是真理的据点 4

和平 5

拉萨来的姑娘 6

第一个傣族士兵 8

茶园情歌 10

格朗和情歌 12

谒侦察兵墓 13

炊烟 14

山间小路 16

西盟的早晨 17

雨后小景 18

夜闻木鼓 19

五月一日的夜晚 21

鲜血与诗歌 22

运杨柳的骆驼 23

风在荒原上游荡 24

姑娘在沙滩上逗留	25
因为我是兵士	26
兵士的面容	27
登景山	28
上海夜歌(一)	29
致黄浦江	30
丝	31
怀古(一)	32
怀古(二)	33
迟开的蔷薇	34
海把贝壳失落在沙滩	35
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	36
天上的繁星有千万颗	37
羞涩的希望	38
我不知道，也不否认	39
海的传奇	40
幻想着，在喜马拉雅山麓	41
唢呐和叶笛	43
白杨	45
飞天	46
在黄河支流的支流上	47
夜宿古香林	48
柳	49
羊皮筏子	50
封闭	52
家乡	53
皱纹(一)	54

雪景	55
但愿我不会那么愚蠢	56
假如.....	57
关于真理	58
哎，大森林！	59
刑场	60
从前我们是诚实的	63
绳子	66
骨灰盒上的阴风	68
失眠	70
竹问	72
关于《摩西十戒》	73
伤口	75
华表的传说	76
请问.....	79
无题	81
豺狼、猎人和圣者	83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84
笛歌	87
新短歌行	88
我在青海湖边漫步	90
赠人	91
嘉峪关	92
红柳	93
骆驼	94
我不是孤雁	96
面对忘川	98

无弦琴	99
神女(一)	101
小三峡印象	102
雷鸣二重奏	104
花棒(一)	105
花棒(二)	106
平山堂	107
粉碎性音乐	108
噩梦的肖像	110
龙门渡	111
钟	112
青岛(一)	114
雾之乳绝句	115
题闻一多石雕	116
远去的帆影	117
三月	119
竹林日记	121
芭蕉问答	123
栀子花忆旧	125
碎月滩	127
桃花潭	129
山葡萄素描	130
咏歙砚	131
厦门：郑成功肩头月	133
无题之一	135
无题之二	136
荒谬的椰子树	137